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乡下的婚礼在日头下进行得如火如荼，乡下的婚礼使每一位来客抬头见蓝天低头见绿草，乡下的婚礼在扁豆架和老丝瓜的藤蔓下折射出天光的无暇，乡下的婚礼在暮色降临时绽放出城市边角料般的礼花。

人们的脸上开出不遗余力的笑容，从清晨到夜晚，彩排的浓妆未经卸去又涂抹上正剧的粉底，红色的人民币和白色的婚纱相映成趣。早起的父亲与金利来领带进行了一场战斗，白衬衣领口下的黑脸膛浮现积年的烟垢，他笑出一嘴黄牙，和一串幸福的粗话。发福的母亲赶在客人到来前去镇上做了头发，发质干燥却反衬出塑料花瓣的崭新，就冲她的发型，她也是够格的乡下新婆母。

乡下的婚礼在日头下进行得如火如荼，乡下的婚礼使每一位来客抬头见蓝天低头见绿草，乡下的婚礼在扁豆架和老丝瓜的藤蔓下折射出天光的无暇，乡下的婚礼在暮色降临时绽放出城市边角料般的礼花。

我说，我见证了两代人的婚礼。三十年前，你的父亲还在谈恋爱呢！那个眼睛大得像金鱼一样的姑娘是他的对象，他把我拉到金鱼姑娘跟前让我叫一声“干妈”。干妈和干爹要结婚，他们到市里买结婚衣服时，给我买了一件天蓝色滑雪衫。三十年前的冬天，同一条小路的尽头，同一泓池塘的岸边，同一个姓氏的族堂，同一脉带笑的眉眼，黑菊花发式黑呢子大衣、黑高帮皮鞋的新娘子沉默寡言冷若冰霜，内心却桃花灿烂春意绵绵。我穿着天蓝色滑雪衫争抢新被褥里染红的鸡蛋花生红枣和大把的角票，我没有忘记三十年前吃过的水果羹、三鲜汤、四活灵大菜八大碗熬煮。那夜，崭新的搪瓷面盆缸口接下客人醉酒后嘴里喷涌而出的呕吐物时，我用我幼稚的语言宣布，今夜你会在黑暗的天空中飞翔而过。你的父亲把你采摘而下，就像采摘一颗星星一样简单而艰难。然后，天使啊，你终于以男婴的躯体降临人间。

今天，你以爱情的名义，以及成熟男性的心智，走向你的新娘。

艳阳里的爆竹炸醒了酥睡的春天，撒满玫瑰花瓣的轿车划破田野里整片翠绿。发福的母亲扯了扯碎花丝质衬衣，满口吐烟圈的父亲整了整颧头偏脑的领带，而后，谦逊的长辈迎向提着蚊帐般的婚纱跨出轿车的

乡下的婚礼有是捧场的乡邻，乡下的婚礼在堆满鸡鸭鱼肉的灶台边进入傍晚的高潮。客人不请自到，酒宴不宣而始，菜肴不断上桌，空气不温自热！

你戴上文雅的眼镜，你穿上高贵的西式礼服，你那位酒宴中途更换旗袍红高跟鞋走路明显踉跄的新娘，她足尖向前是为了触碰依然芬芳的泥土和森林般矗立的江南葱。

你在长辈的指点下逐次靠近我，天使啊，你已见瘦削的脸庞、你熟练地寒暄、你帅气的装束让我怀疑，你是否还是那个顽皮不已步履蹒跚一不小心掉进石灰槽的婴儿？你长大了，你像任何一个男孩那样倔强了一阵叛逆了一阵沉默了一阵，然后，你开始寻觅你的姑娘。你说你的婚礼要放在乡下，双脚开步便有褐色泥土染脚的地方，在这里，你要隆重迎娶你的新娘。

乡下的婚礼在夜幕降临时进入酒足饭饱的尾声。我用目光巡行在黑夜的田埂边，三十年前的天使从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夜的天空里飞翔而过，你的父亲把你采摘而下。天使啊，你这个小小的男孩。现在你是新郎，那么今夜，你要采摘你的天使，在她飞翔而过的时刻，就像摘下一颗星星，你便是摘下了整段人生，摘下属于你的，所有幸福的承担。

草长莺飞，春日烂漫，再没有比春天更适合阅读的了。王国维有诗云：“万木沉酣新雨后，百昌苏醒晓风前。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春天，总让人与阳光灿烂、青春活力、鲜花少年、万象更新等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于我，在书店安静地独处一个下午，是非常美好而享受的事。

书店是记忆凝固存在的形式，书店则是收藏城市记忆的地方。在虹口的北外滩地区，曾经有一家面积不足 200 平方米的小书店，由于它开在不沿街的办公楼附近，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这家小书店一直默默经营着，迎来送往那些老客人为数不多的新客人。那时，书店更像是一个私人图书馆，你可以安静地在那里看书、办公、写作。店员都是老相识，点头致意即可，然后各自专心于自己的活儿。店里的选书、书籍的分类与陈列都令人印象深刻，这个独立又温暖的“小据点”曾让我无比留恋，一度窃喜自

四月初，我有幸参加了第二届中俄青年作家论坛。坐的俄航，九个多小时后，我们已经从深夜的浦东机场，抵达凌晨的谢诺梅杰沃机场。透过落地玻璃，看得到机场外有厚厚的积雪，但并不怎么觉得冷。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莫斯科，但是我第二次来到俄罗斯了。

上次到俄罗斯是去的圣彼得堡，2014 年 6 月，匆匆四年。回想起来，圣彼得堡的一幕幕仍然清晰，我不会忘记漫长日照下闪亮宁静的河流，也不会忘记宾馆后院里浓绿茂盛的橡树。

那次是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活动，到圣彼得堡大学参加中国青年作家小说选的新书发布会，书里收录了我的中篇小说《鱼王》。那是我的小说第一次被翻译成俄语。那次行程安排得挺宽松，我们去了冬宫夏宫，去了普希金故居、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认识了汉语说得很好的圣彼得堡东方系系主任罗流沙和青年教师萨莎，以及莫言作品的译者叶果夫。我时常想起，萨莎告诉我，老陀书桌的玻璃板压着的一张小纸条上稚嫩的字迹

人们总渴望去征服，到最深的海，最高的山，最荒凉的地方，留下自己的丰功伟绩。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反而不知不觉被地方所驯服。当你被驯服的时候，正如狐狸所说的，你和你这个世界才建立了联系，它们或许平凡或壮丽，但都独一无二，你不能再也不需要花时间去全世界寻找更神奇的风光了。

最近重看《小王子》，其中一章书写小王子和狐狸的驯服关系一直令我难忘。狐狸原本对麦田的颜色无动于衷，但现在看见金黄色的麦穗之后，就会觉得十分美妙，因为小王子的头发是金色的。

“奋斗的幸福”十日谈征文

春风如醇酒，著物物不知。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重温冰心先生的一首小诗：“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确实，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美好生活不是坐享其成，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埋头苦干的奋斗本身也是一种幸福。十日谈今起征文“奋斗的幸福”，请读者诸君来道一道自己通过奋斗得到的幸福，有故事有细节为佳。投稿邮箱：liuf@xmwb.com.cn，截稿时间 4 月 30 日。

点或高品质或高人气的文化类讲座，书店有了十分明确的专注点——人物传记，并出版了诸多知名品牌创始人传记。此外，书店空间更加开放了，它成了音乐厅、博物馆，甚至是画廊。令我至今难忘的还属 2017 年 5 月的“古典音乐季”，容纳了古董名琴展览、午间音乐会、音乐文化讲座、室内音乐四重奏等

一场刻骨铭心的文化情缘

模式，让人们在书店的氛围里沉浸于高雅艺术，展现实体书店的前驱风貌。此外，专注于通识教育的讲堂系列更是令人抚掌称好，大家鸿儒们从“东西方多元文明的比较”聊到“哲学的现代性”，从“全球经济新动能”聊到“引力波和量子力学”，这个系列讲座已陆续举办了两年，于我们读者群而言是珍贵的识科学、识社会、识人类的高校课堂，于书店

翻译过来是：爸爸，我要吃糖果。这次来到莫斯科，没能见到萨莎，微信里和她说起这事儿，她说不记得这张字条了，记得的是另一张，上面写着：今天爸爸

莫斯科纪行

甫跃辉

死了。这两张小纸条，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孩子写的。

这次的行程安排比上一次紧张多了，短短三四天，每天都有会议。即便如此，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除了会议，还有不少别的。

会议上，中国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俄罗斯作品的亲近。我们大多带着寻找少年文学偶像的心情踏上俄罗斯的俄罗斯大地。

但那些作家已经远去了，我们在俄罗斯，看到的只是他们沉默的雕像和雕像后一条条陌生的街道。我们对当下的俄罗斯文学不够熟悉，对年轻的俄罗斯作家们也不够熟悉。彼此的交流不止有语言的障碍，还有我们各自依托的文化和环境等等是如此的

即便如此，随着时间

风吹麦动

叶孝忠(新加坡)

金黄灿灿的麦田，会触发它对小王子的回忆，甚至喜欢上那风吹麦动的声音。一天当小王子和被驯服后的狐狸告别，狐狸说

它一定会哭的，被驯服之后，似乎没什么好处，也会带来各种苦惱。但狐狸说：我还是得到了好处。那好处就是当狐狸看见金黄色的麦穗时，就会想起了小王子。

在路上，阅景无数，偶尔也会发生莫名的触动，或许就来自这些被驯服的关系。正如我喜欢海岛，喜欢有海的目的地，每次看见海，总会不由自主的想起生活过的海边。每当我在异乡看见海，闻到海风腥咸的气息，我会想起最早认识的那片海，如何召唤我离开和回来。

所以现在，当我在吃着菜头梗的时候，骑着车在大街小巷中穿行，听见任何有关上海的消息，正如看见那一望无垠的海洋，风姿卓约的大树，就会感觉自在。那些早已经离开了当前生活的人物，其实不曾被遗忘。那些体验和回忆未必十全十美，甚至还可能带有遗憾和感伤，但你听过风吹麦动的声音吗？

张丽华

的流逝，两国作家间的交流仍然艰难而又卓有成效地推进着。譬如和俄罗斯乡村散文的代表作家符拉基米尔·李秋金喝酒，他和我们长谈后，竟然送了一套书给我们团长滕肖澜。我们离开时，我发现他仍然坐在原处，在长桌的一角，一个

年近八旬的老人慢慢喝着伏特加。那是个孤独而又有些执拗的背影，让我莫名地有些感动。

譬如，告别前一晚，大家一起吃烤肉喝伏特加，不知不觉的，在酒精和时间的催促下，我们唱起了各自国家的歌曲，即便听不懂，那些歌曲也仍然能够打动对方。就像不需要语言，酒精也能够翻译出酡红的脸庞下的兴奋和欢乐。

譬如，最后一天才从圣彼得堡赶来的罗流沙老师竟然给我带了他和萨莎的礼物，和我交谈，俨然是老友相逢的样子。离开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后回宾馆的路上，罗老师说，你知道吗，这次翻译了你的短篇小说《动物园》的托卡列娃，正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你上次到圣彼得堡，她就看过你的《鱼王》，后来写了关于你的论文，如今快毕业了，毕业论文写的也是你。我自然是很惊

金灿灿的麦田，会触发它对小王子的回忆，甚至喜欢上那风吹麦动的声音。一天当小王子和被驯服后的狐狸告别，狐狸说它一定会哭的，被驯服之后，似乎没什么好处，也会带来各种苦惱。但狐狸说：我还是得到了好处。那好处就是当狐狸看见金黄色的麦穗时，就会想起了小王子。

在路上，阅景无数，偶尔也会发生莫名的触动，或许就来自这些被驯服的关系。正如我喜欢海岛，喜欢有海的目的地，每次看见海，总会不由自主的想起生活过的海边。每当我在异乡看见海，闻到海风腥咸的气息，我会想起最早认识的那片海，如何召唤我离开和回来。

所以现在，当我在吃着菜头梗的时候，骑着车在大街小巷中穿行，听见任何有关上海的消息，正如看见那一望无垠的海洋，风姿卓约的大树，就会感觉自在。那些早已经离开了当前生活的人物，其实不曾被遗忘。那些体验和回忆未必十全十美，甚至还可能带有遗憾和感伤，但你听过风吹麦动的声音吗？



荷塘消夏 (中国画) 汤哲明

讶，连连感叹，竟然还有这种事。罗老师掏出手机，说要给她打个电话让我们聊聊，几番托人，总算找到她的号码打过去，罗老师说了两句，把手机塞给我。那一瞬间，电话两端的人都有些不知说什么好吧？不过这局面很快过去了，我们聊得很愉快。挂了电话，罗老师简直比我还兴奋，直说谢谢你配合我啊。

晚上最后一次聚餐，罗老师和我们喝酒，又说起萨莎托他带礼物（一个雕像，普希金在遛猫）给我的事。我说，想不到你们会给我带礼物，我却完全没想到给你们带。罗老师说，那是因为你以为西出阳关无故人，其实是有的。我们都说他的汉语说太好了，各种活学活用，比如问我们，俄餐没吃成晚餐吧？郑体武老师笑着说，你们放心把作品交给这样的俄语翻译家了吧？这是当然的，就像俄罗斯作家们放心地把作品交到郑老师手中让他翻译成汉语一样。

回到宾馆，我们到郑老师屋里坐了一会儿，聊了什么忘记了，只记得吃到了非常好吃的俄罗斯鱼罐头。俄罗斯，美好的远不止

书籍的装帧设计愈来愈为大家所重视！在书店，看到一本叫《书衣人面》的书，为本城新闻出版局编，这是一本专门讲书装的书，五色缤纷的书影与用纸，突现本身就是本“最美的书”。这本书反映出对图书装帧的重视！以我有限见闻，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鉴赏辞典系列的

新近出版重新设计的典雅凝重更具时代感的封面，得到读者好评。而该社《开卷书坊》设计高雅别致早为书人喜爱！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石库门》一书的外封张

打开是一张我市的旧申报纸，设计别具怀旧风。看到一本《稻奋传》(山西人民出版社)用深红厚卡纸为封面，凹凸版烫出书名，边上衬以黑色大理石块状、再烫上银色书名，显得典雅庄重严肃。

我个人甚至认为：书籍装帧设计的最高境界是“无设计”，如《尺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朴质的牛皮纸上只有宋体字的书名，却尽显朴素典雅名贵！我本人爱书到痴醉，但更爱如艺术品一般的图书！有时只因为封面设计吸引人，或装帧用料不一般而购置一读，也当艺术品收藏。寄希望多多评选出“最美的书”，把我们的书本装扮更美丽，丰富爱书者的生活。

文学。想必中国对俄罗斯的朋友们来说也是这样的，他们也一样的热爱着中国，热爱着中国的文化。我想起那位在报告里讨论《易经》的年轻女作家阿辽娜·别洛乌先科，她说：“中国深邃的哲学思想，其历史比整个俄罗斯文学还要久远。一旦中国文化认出了自己真正的母亲，就能从其中发掘出取之不尽的灵感。”

还想起翻译了我的散文的玛利亚，她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老师。她参观高尔基博物馆时，她径直朝我走来，说你是甫跃辉吗？我说是的。她说她翻译了我的散文《大地会烧尽吗》？又说，她到过上海，还翻译了王安忆的《长恨歌》。我说这太巧了，王老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啊。

最后，总归是要离开的。我整理好行李后，又检查了一遍，然后，在床上仰面躺了一会儿。我住的阁楼，抬头就能看到俄罗斯的天空，那湛蓝高远的天空必将长久地停留在我的记忆里。就像这次俄罗斯之行，必将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今后的写作。

书籍的装帧设计愈来愈为大家所重视！在书店，看到一本叫《书衣人面》的书，为本城新闻出版局编，这是一本专门讲书装的书，五色缤纷的书影与用纸，突现本身就是本“最美的书”。这本书反映出对图书装帧的重视！以我有限见闻，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鉴赏辞典系列的

新近出版重新设计的典雅凝重更具时代感的封面，得到读者好评。而该社《开卷书坊》设计高雅别致早为书人喜爱！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石库门》一书的外封张

打开是一张我市的旧申报纸，设计别具怀旧风。看到一本《稻奋传》(山西人民出版社)用深红厚卡纸为封面，凹凸版烫出书名，边上衬以黑色大理石块状、再烫上银色书名，显得典雅庄重严肃。

我个人甚至认为：书籍装帧设计的最高境界是“无设计”，如《尺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朴质的牛皮纸上只有宋体字的书名，却尽显朴素典雅名贵！我本人爱书到痴醉，但更爱如艺术品一般的图书！有时只因为封面设计吸引人，或装帧用料不一般而购置一读，也当艺术品收藏。寄希望多多评选出“最美的书”，把我们的书本装扮更美丽，丰富爱书者的生活。

书衣浅见 卢润祥

